

走亲戚

□邢德安

从我记事时起，每逢春节，总是在大年初二这一天去舅舅家走亲戚，几十年来从未改变。

初二的早上，母亲早早叫醒了我和姐姐，打点好要带的点心，并嘱咐我们到舅舅家的注意事项。临出门还不忘告诫，要早去早归，不要贪玩。那时候家里比较穷，不像现在走亲访友要带好多成箱的礼品，而是一家只有一斤点心。若是亲戚家有岁数较大的长辈，就另外加上一斤挂面或者一斤白糖。我有五位舅舅，所以便早早出发了。东天清晨的原野，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纵横阡陌的乡间小道，串亲戚者络绎不绝。那时候什么代步工具也没有，都是步行，所以，虽然天冷，走着走着，头上便开始有点冒热气了。

舅舅和舅妈早就知道我们要来，老早便把大门打开，并且已经在做早饭了。那时候，还得向长辈磕头拜年，我和姐姐便向舅舅和舅妈下跪磕头。舅妈连忙把我们拉起来，并且笑嘻嘻地给我们每人一角钱作为压岁钱。然后，舅舅便询问我们母亲的身体情况等。五位舅舅家拜访过后，我和姐姐每人便有四五毛钱的收入了。所以，那时候特别喜欢走亲戚。

有一次，我对母亲说：“舅舅特别亲我。”母亲却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他那不是亲你，是亲我哩！”“亲你哩？”我有点不解，便问母亲为什么？母亲说：“你舅舅看到你们如期前往，便知道我安然无恙，自然心中高兴，所以，就把对我的关爱体现在你们身上。如果听说我身体不适，恐怕连早饭也顾不上做，就一同来看我了。”母亲说得太对了。世间什么是亲情？这就是亲情，兄妹手足，是其他情分不能比拟的。几位舅舅拜访完毕，我们又返回二舅家吃饭，因为二舅家的几位表兄妹和我们年龄相仿，吃完饭可以玩很久再回家。在我们表兄妹之间还有一个公开的小秘密，那就是“偷”。如果谁看中了对方某一样玩具，便会不声不响地“偷”走，对方发现之后再不声不响地“偷”回来。记得光是一把小刀，在我和表弟之间“偷”来“偷”去四易其主。正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外甥是舅家的狗，吃了还要偷。”仔细想想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亲情的体现呢？

几十年过去了，几位舅舅和舅妈都已作古，我们也变成了爷爷辈儿的人。虽然时代变了，大家的日子都富裕了，但每逢过年，看到四面八方的游子日夜兼程往家赶，浓浓的年味一点也不减。感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、感叹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与亲和力，也怀念我曾经去舅舅家串亲戚时的旧时光。

年味不淡

□张富存

时下，一到过年，常听到这样的感叹：现年过年没意思了，年味淡了。我却不以为然。

只要进入腊月，我就天天准备着过年：儿女们过年返程的车票都已经定好了；孩子们再有几天就期末考试了，谁家的孩子又得第一名了；谁家的孩子马上结婚，又得备一份贺礼了；然后就天天看新闻报道，看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还有哪些没有领到工资，今年的《春晚》都有哪些精彩节目了……

一过腊月廿三，本就急慌的妻子就一直在后面催促着，今天得磨豆腐了，明天得蒸年馍了，后天就得把鸡、鸭、鱼、肉，葱、姜、蒜、韭，还有七东八西该准备的都得备齐了，最后再把院子来一个大扫除，把春联一贴，大红灯笼一挂，就等孩子们回来踏踏实实地过大年了。

等孩子们一回来，妻子就做上满满一桌子菜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先是儿子汇报自己一年来学业上的收获；再就是女儿也说说自己在外面打拼的体会，创业的辛酸。大家其乐融融，一种只能在过年时才能享受到的温馨与蜜意，尽情地

在大家的心里流淌、弥漫……

如今过年，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，比如去年，我的一个久居外地的远房姑姑回来过年，看到家乡的路也修了，家家户户的住房也高了，当年的臭水沟变成光鲜的文化广场，原来就读的村小学也面目一新。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她眼含热泪不无动情地说：“猛地回来，我也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，也找不着上坟的那条小路了……”

现在过年，办个年货，不用再像从前那样肩背手拎地去忍受劳累之苦，安稳地坐在自家屋里，鼠标一点达三江，各色年货揽家中。拜年问候，小车袅袅，气派舒适，方便快捷。

尽管现在一家人在一起团圆的时间变少了，就连发压岁钱也变成微信支付了……这样来看，真是年味淡了吗？

不是说时代在发展吗？不是说社会在进步吗？有谁还想再回到先人茹毛饮血的时代呢！有谁还想再过像《白毛女》中“杨白劳过的”那样的年节呢！

如今，许多人还没等春节过完，就又踏上了归程，为的就是能更好地过好下一个年。

心有期盼，年味不淡。

岁末的问候

□李季

亲爱的
跟你说些什么好呢
说说渐至的春风
依然开放的红梅
那么多的雪花
纷纷飘落
寒霜落在寒霜上
日子落在日子
人生如寄
有念，无惧
准你轻笑
准你缓缓走过
准你历经沧桑
不改天真
虽然西风仍在
但人间值得
亲爱的，你
也值得我
一再思念

归心

□李伟锋

——
岁月爬满掌心
鲜明的节日即将到来
天边就要露出霞彩

大地上的褶皱
深了又浅
时间局促
开始以分秒计算

故乡树木都在回望
天籁把故乡的风搬来
归心是不熄的灯盏

满载浓浓的思念
不一样的口音
涌回家门
放下长长的牵挂
亲近了阳光
靠近了春

二
擦干眼角的热泪
端起团圆的酒

不知多久
再没牵妈妈的手
我一天一天觉得
妈妈从来不想放手

雪 一下多年
父亲头顶的积雪
还没化完
我想从时光里 把他的身影
挽起来

三
二十四节气翻开牌字
千万树梨花 一夜放飞自己
轻舞飞扬雪的日历
这是诗的开头
这是心的初始

仿佛就在昨天
银色的鸟成群结队
往大地赶来

过年,那些难忘的记忆

□薛桂梅

二十三，贴锅边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……每次听到这熟悉的童谣，就觉得年的味道越来越浓。尤其是磨豆腐，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，和豆腐相关的画面如同彩色电影，一幅幅在脑海里闪亮登场。

现在，豆腐成了最稀松平常的食物。但是，在孩提时代，即便过年自己家磨了一整桌豆腐，想吃豆腐，还需要等上几天。为啥？豆腐是最拿得出手的食物，是过年的必需品，而且，整个年关需要靠豆腐来支撑门面、招待客人。所以，豆腐磨好以后，需要先储备起来，先吃豆渣。吃豆渣的最好方式是炒，每次吃炒豆渣的时候，都是我非常难过的时候，因为我一直在垂涎那美味的豆腐。每当我闹着想吃豆腐，母亲就哄我说：“豆渣炒三遍，拿肉都不换。”我问啥意思，母亲说是豆渣炒过三遍以后非常香，比肉还要好吃。我觉得那纯粹是哄孩子，我咋品尝不到拿肉不换的感觉。母亲就笑着说吃豆渣嘴会变松，你看看，你的嘴就变松了，怎么能说豆渣不好吃呢！以前的大地主，过年还要吃豆渣呢！

磨豆腐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用豆腐浆水洗衣服。每到年关磨豆腐的时候，就是母亲年底大扫除洗衣服、被单的时候。因为天寒地冻，没有热水

洗衣服。用压豆腐挤出来的浆水洗衣服是最好的选择。温热的浆水，滑滑爽爽的，像是天然的润手霜，洗了衣服不冻手，皮肤不皴裂；更让母亲高兴的是，豆腐浆水含有分解酶，不用擦肥皂，也不用放洗衣粉，只需要浸泡一段时间，洗出来的衣服特别清亮。为了能积攒到足够多的豆浆水洗衣服，母亲就指派我们兄妹几个去豆腐坊盯着，还要带上水桶和盆子，随时准备接浆水。所以每年过春节的时候，我们的衣服上、床单上，都弥漫着淡淡的豆腐浆水的清香。我们也在这一清香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最终长大成人。

现在，家家户户已经用上了全自动洗衣机。母亲没有等到这个幸福的时代。即便当初有洗衣机的时候，她也不愿意用。因为邻居大嫂说洗衣机是很损毁衣服的，她的衣服曾经有一只袖子被洗掉了。所以，一向节俭的母亲的最爱，还是喜欢用豆腐浆水洗衣服。

现在过年，我都会想起母亲，想起她用豆腐浆水洗衣服时用力揉搓的背影，以及带有淡淡豆浆香味的衣服，更加怀念和母亲一起度过的辛苦日子。现在的洗衣粉，都添加了玫瑰、茉莉、薄荷等好闻的香味，可我都不喜欢；我觉得，那散发着豆浆清香味的衣服，是我穿过的最环保、最温暖、最温馨的衣服，是带有母亲味道的衣服。